

新媒體和中國的政治表達

◎ 范士明

2005年4月初，下面一段話通過電子郵件、線上聊天系統QQ、MSN和手機短信在北京迅速流傳：

05年4月9日在中關村海龍舉行抗日大遊行，希望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能夠參加，此次是經過部分愛國學生自發組成，在中關村海龍門前開始集會，要求銷售日本電子產品的經銷商停止日貨銷售。全國各地拒絕日貨情緒高漲，而首都卻無動於衷，因此愛國學生自發組成，擴大宣傳，一起來到中關村這個繁華地區，示威遊行，拒絕日貨，拒絕日本電子產品，愛國行為不違法，（但是要防止有人想利用學生搞暴亂，亂了社會）請大家放心，屆時通知北京電視台現場直播。組織者預計招集人數2萬人，進行示威。要讓全世界人知道 咱們中國人還是條東方巨龍。為了愛國行為，請各位愛國朋友傳達至20人以上，謝謝！¹

4月9日，大約2萬人走上了街頭。儘管官方媒體對此次遊行保持沉默，全國其他地方的人們還是知道了北京發生的事件，因為網上充斥著關於這次遊行的報告、圖片和討論等。網路上的情緒喚起更熱烈的反響，在接下來的一周，深圳、上海、成都等城市也發生了涉日遊行。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匆忙應對。

這次涉日遊行只是互聯網在中國被用來表達公眾情緒的事例之一。現在，網路空間裏的意見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異軍突起。中國的一位媒體研究者在一份主流報紙上說：「這在幾年以前都是難以想像的事。線民們空前活躍，無論對於國內事件還是國際事件，網上的輿論都迅速形成，政府和公眾人物都不能忽視」。²

互聯網是否在改變中國政治？如果是肯定的，又是如何和向哪個方向改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網路上日益擴大的輿論空間和政府正在加強的干預？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互聯網與中國的政治表達。互聯網的政治表達作用和政府對於網路輿論的管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理解新媒體和國家間的相互作用。本文將討論五個方面：媒體與國家——新媒體的中國背景；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網路輿論作為政治表達；網路輿論的政治和社會作用；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輿論的管理。本為認為，網路輿論作為中國公眾情緒一種真實、廣泛然而並不全面的表達，對中國的政治討論和決策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但是，就此斷言互聯網將在中國促發西方式的民主恐怕是一廂情願，言之尚早。

新媒體的中國背景

西方有人堅信，互聯網天生就是促進民主化的技術，對於他們所說的威權國家會造成危害。

這種新媒體帶來的新聞、觀念和形象會給威權國家的統治造成不利於政府而更有利於普通人的政治和社會變化。例如，美國前總統雷根說：「技術變革會讓政府控制民眾獲取的資訊變得日益困難，微電子晶片將推倒集權巨人」。³柏林牆倒塌的時候，有些關於傳真機和衛星電視的傳說似乎從某種程度上證實了雷根的說法。所以，在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在國會聲稱「技術進步和民主的興起將互相促進」時⁴，對互聯網可以帶來西方民主化的期望又再次高漲起來。

不過，在互聯網的擴展和出現西方式民主之間要發現因果關係並不容易。媒體研究學者卡拉希爾（Shanthi Kalathil）和鮑爾斯（Taylor C. Boas）在給卡內基基金會的研究報告中明確指出，並沒有有分量的學術成果證實互聯網會對威權統治造成破壞。民主化與互聯網的普及率存在關聯關係，不過在這種關聯關係中，是互聯網的普及取決於政治變化，而不是相反。⁵這些研究實際上提出了在發展中國家互聯網發展與國家變化的重要課題。新媒體真的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嗎？假設互聯網會導致資訊的更加開放和民主化，那會是甚麼程度的變化？又需要甚麼條件？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必須將互聯網的發展以及國家作出的反應置於一國具體的國情之下加以分析，而不能想當然地一概而論。就中國而言，至少要考慮歷史背景和中國的新聞理念。

中國有句古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形容輿論表達的多樣。不過，實際上，中國歷史上這種生動的情況經常是曇花一現，更多的是對政治表達和傳播的控制。以言治罪的事例屢見不鮮，焚書坑儒、文字獄的故事廣為人知。新中國建立前後，都有言論控制讓人噤若寒蟬或者頌歌一片的情況。莫談國事，一度是知識份子的經驗，也是老百姓的信念。

當代中國的新聞理念不僅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傳統，也受到19世紀中期以來民族復興這一目標的強烈影響。如果說新聞言論自由的呼籲凝聚了20世紀初自由主義者的啟蒙共識，那麼新聞媒體應該服務於富國強兵這一民族主義目標最終還是佔了上風。政府因此有權利進行新聞管制。出於結束內憂外患的需要，新聞媒體一直被政治領袖看作是進行政治動員、政治組織、政治教育的工具⁶，而不是西方自由主義所謂的監督政府的「看門狗」（watchdog）。中國共產黨的新聞觀念部分地反映了現代中國的這一主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明確指出，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要促進社會的穩定與公眾對政府和政策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儘管媒體被鼓勵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但上述理念並未改變。新聞工作者發表政治上不正確的言論會受到批評。中國領導人堅信，新聞媒體必須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服務於政治穩定大局和民族復興大業。中國的新聞教科書主張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要讓位於社會和政治責任。

中國的互聯網作為新媒體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現的。所以，談論互聯網在中國帶來的資訊開放及其政治影響，都不應該脫離這一背景。所謂「壓制論者」試圖否認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資訊開放及其政治作用，對於新媒體帶來的變化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所謂「革命論者」則誇大互聯網的民主化功能，對於政治傳統和文化等造成的限制視而不見。實際上，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全面的。

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是在1994年4月。此後，即便有網路經濟泡沫，網路產業還是迅速發展。2003年，《福布斯》雜誌評選網易公司總裁、時年30多歲的丁磊作為中國最富有的人，標誌著網路經濟達到一個高峰。實際上，支撐這種「眼球經濟」的重要力量是成千上萬的線

民。他們不僅造就了丁磊這樣經濟上的富翁，也讓互聯網在政治上日益重要。

根據中國互聯網中心（CNNIC）的統計，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增長迅速，2006年1月已經超過1.11億人⁷，與國際互聯網連接的帶寬和上網電腦總數也增長迅速（見表1、2、3）。其含義是，越來越多的中國線民可以越來越方便地與國內外網站和線民聯絡。

表 1 中國的互聯網用戶

時間	人數
97年10月	620,000
98年7月	1,175,000
99年7月	4,000,000
00年7月	16,900,000
01年7月	26,500,000
02年7月	45,800,000
03年7月	68,000,000
04年7月	87,000,000
05年1月	94,000,000
06年1月	111,000,000

表 2 中國與國際互聯網連接的電腦數量

時間	數量
97年10月	299,000
98年7月	542,000
99年7月	1,460,000
00年7月	6,500,000
01年7月	10,020,000
02年7月	16,130,000
03年7月	25,720,000
04年7月	36,030,000
05年7月	41,600,000
06年1月	49,500,000

表 3 中國的國際網帶寬

时间	megabits/秒
97年10月	25
98年7月	85
99年7月	241
00年7月	1,234
01年7月	3,275
02年7月	10,576
03年7月	18,599
04年7月	53,941
05年7月	74,429
06年1月	136,106

在中國究竟甚麼人在上網？2006年1月的統計再次表明，中國的線民大多是城市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並且以男性居多。一半以上的上網者在30歲以下，80%多的線民小於35歲。85%以上受過高中教育，學生佔線民的1/3 強。農村上網人口只佔線民的1.4%。（見圖1、2、3，表4）。線民的構成對於理解網路輿論的代表性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圖 1 線民性別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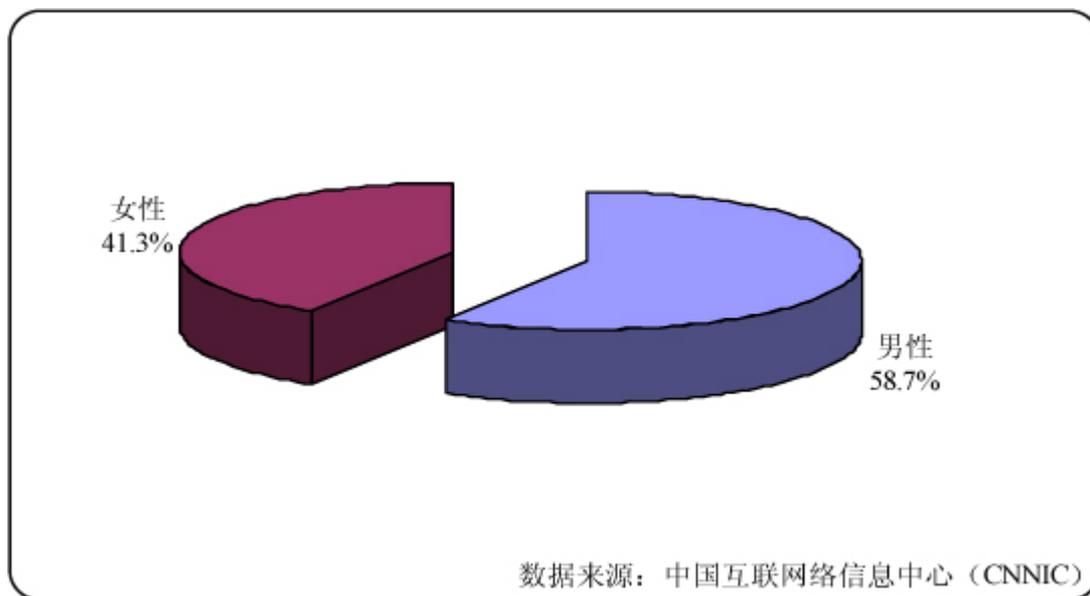


圖 2 線民年齡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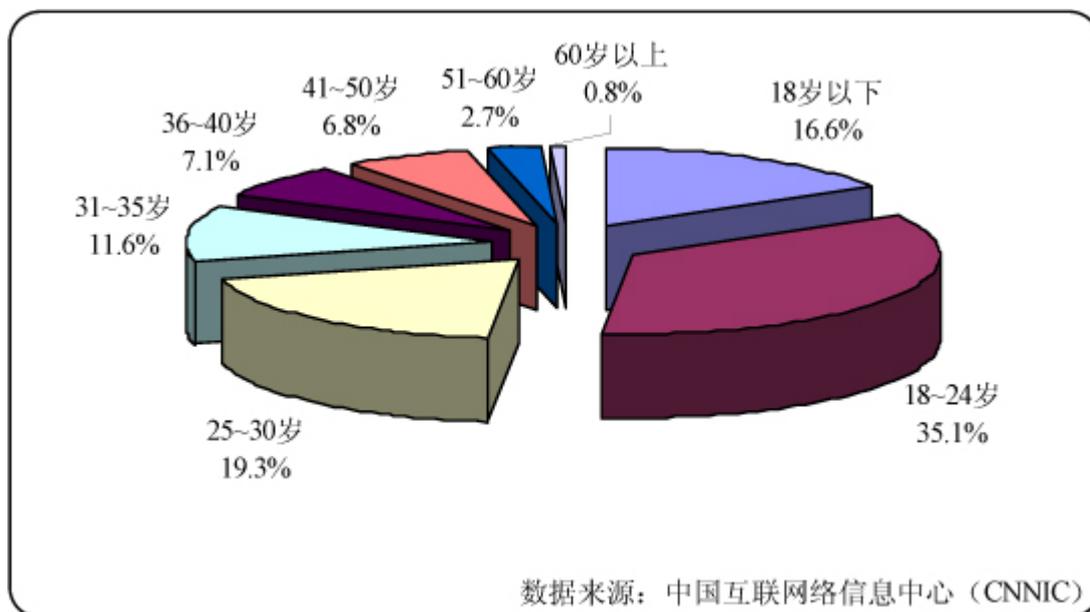


圖 3 網民的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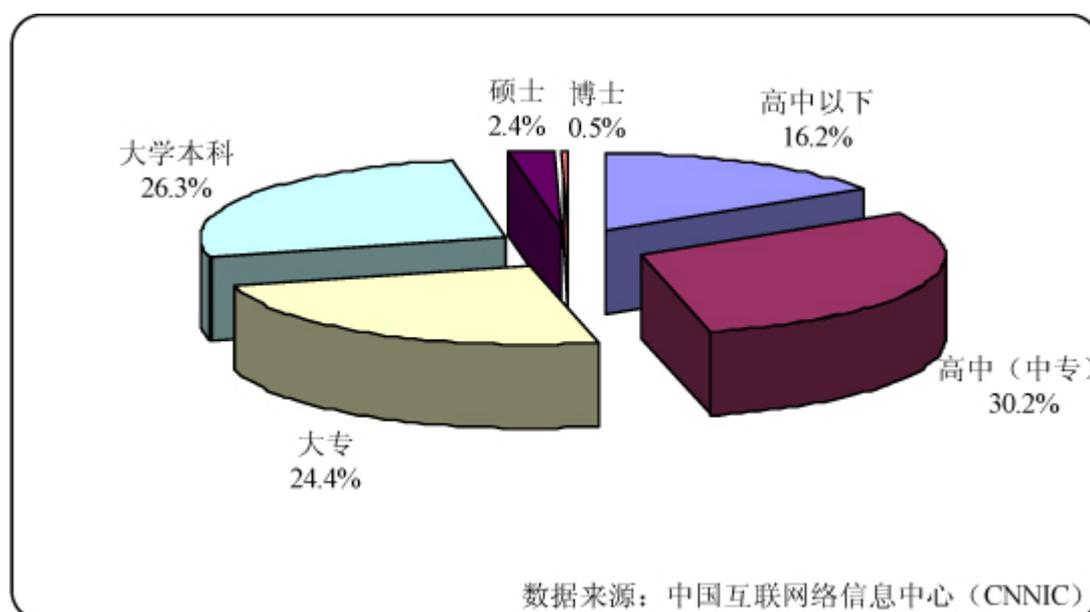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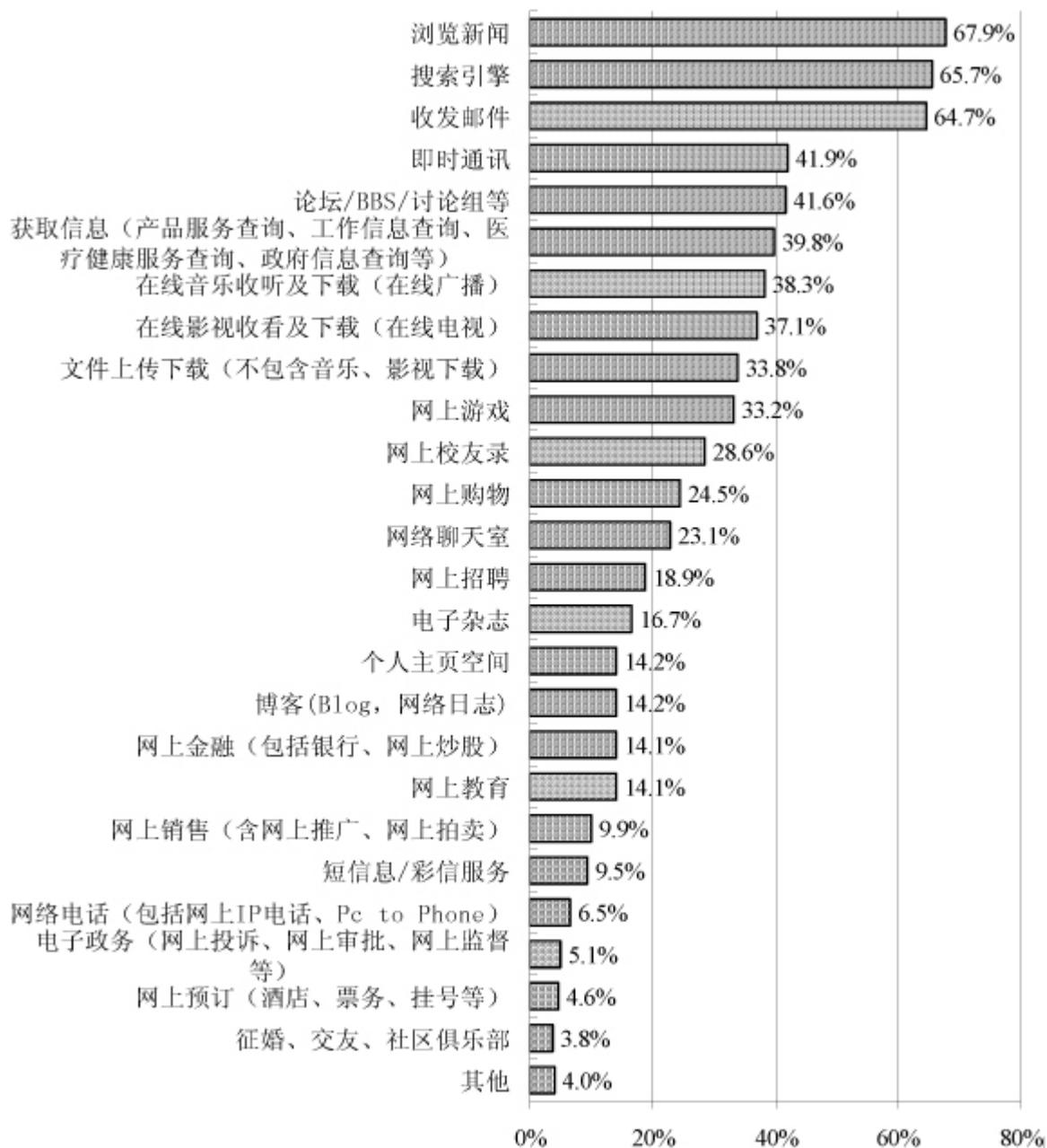


表 4 網民的職業分佈

學生	企業單位工作人員	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	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工作人員
35.1%	29.7%	7.3%	6.6%
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自由職業	農民	無業
6.5%	4.1%	1.4%	6.9%
退休	其他（包括軍人）		
1.8%	0.6%		

中國的線民在網上作甚麼？調查結果是，他們週平均上網15.9小時，主要是獲取資訊和進行通訊聯絡。（見表5）98.5%線民把互聯網作為重要的獲取資訊管道，從而使互聯網在形成意見方面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82.6%的線民主要瀏覽國內中文網，4.7%瀏覽國內英文網，7.0%瀏覽境外中文網，還有5.6% 瀏覽境外英文網。主要的中文門戶網如新浪、網易、搜虎等是中國線民經常訪問的網站。

表 5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不過，互聯網不僅是獲得資訊或者自娛自樂的工具，它也是大家表達自己和相互交流的地方。根據中國互聯網中心的調查，電子郵件、聊天室、BBS、以及短信平台等都是線民們最經常使用的線上交流方式。主要的中文網站鼓勵大家在新聞後面跟貼、發表評論，以此多向交

流吸引更多的人上網，提高點擊率。例如，2003年，哈爾濱寶馬車撞人案在網上的跟貼評論超過了100萬條。⁸ 2001年美國「九一一」事件後24小時，強國論壇上就發表了12000條評論。⁹

總之，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和線民的迅速增加使中國的輿論形成和傳播出現了新局面。互聯網不僅是線民們收集資訊的管道，也是輿論表達的新平台。由此產生了「網路輿論」這個辭彙。雖然很多國家的線民都是用戶聯網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中國的網路輿論還是有一些特點，反映出中國獨特的建構中的公共域和社會政治經濟趨向。或許這可以叫做具有中國特色的網路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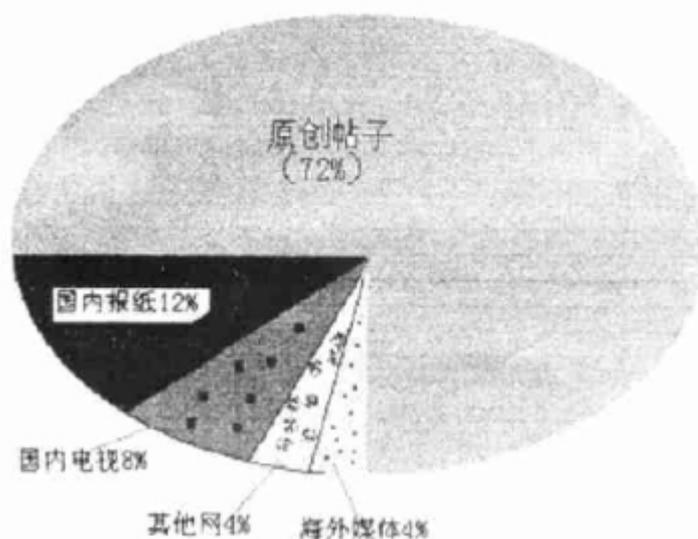
網路輿論作為政治表達

中國的網路輿論最早開始受到關注是1998年的黃絲帶活動。當時，國內外華人表達他們對於發生在印尼的迫害華人的事件的憤怒。1999年5月，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網上的抗議聲強烈異常，人民網於是建立第一個傳統主流媒體網站的BBS，後來成為著名的「強國論壇」。此後，公眾使用互聯網討論社會、政治問題變得非常普遍。中國互聯網調查中心的資料顯示，中國線民對線上表達越來越感興趣，經常訪問BBS的人2001年為9%，2005年上升為23%。

前面提到，BBS和新聞跟貼是網上輿論表達的兩種主要形式。一項研究表明，BBS上議題的形成不是簡單地跟從傳統媒體，而是以原創為主。（見圖4）網上的熱門討論和有意思的意見再以電子郵件、QQ、MSN和其他方式轉發出去，形成更廣泛的傳播。當某一種網上意見變得十分強烈時，可能升級為網上簽名請願等活動。例如，2003年的孫志剛案就是如此，線民的強烈反應導致更大範圍的討論，最終導致「城市收容條例」的廢除。在2004年反對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時，據稱2個月內網上就收集了4000萬以上的簽名。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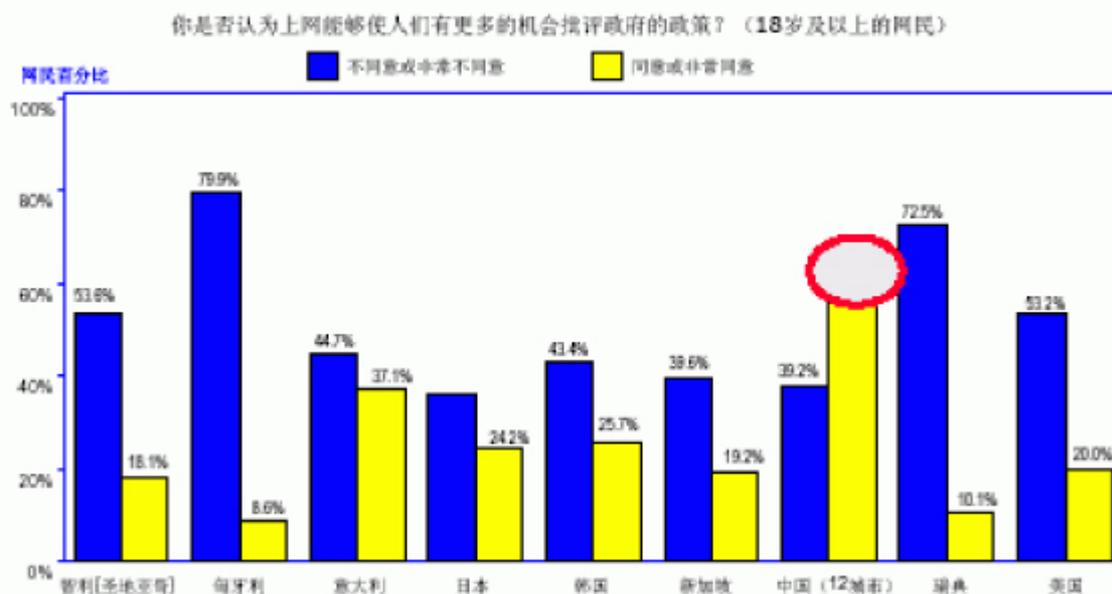
圖 4

图 2：强国论坛深水区日常议题的形成动力（2001/11/25 - 12/02）



很多中國人對於網路提供的政治參與功能寄予厚望。在調查中，60.8%的線民和 61.5%的非線民認為通過使用互聯網，人們會有更多的機會批評政府；79.2%的線民和77.4%的非線民認為互聯網可以使人們更好地理解政治；72.3%的線民73.3%的非線民認為政府官員通過網路可以更好地瞭解公眾的想法；還有71.8%的線民和69.7%的非線民認為互聯網提供了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¹¹另一項國際調查顯示，60%以上的中國被調查者認為，通過使用互聯網人民可以對於政府事務有更大的發言權，而參加調查的其他9個國家都不認為如此。（見圖5）

圖 5



資料來源：郭亮：〈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民意的影響〉，2004年4月6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對於網路輿論這樣一種較高的期望，以及網路輿論的興起，恐怕都與中國政治傳播的現狀有關。首先，正如有人指出的，正式的、制度化的管道（如人大）在把普通人的意見反映到政治過程時做得不夠好。¹²其次，傳統媒體更多地代表政府官員或者精英階層的意見，大眾的聲音被邊緣化了；而且它們的輿論監督作用也還不夠。即便是傳統印刷和電子媒體更熱心地表達公眾的關切，它們也會受到守門作用（gate-keeping）、單向傳播、時間空間以及互動不足的局限。而相比之下，通過互聯網的表達更方便、開放、平等、互動，可以讓大眾隨時展示他們的快樂、失望、激動和憤怒。

的確，網路輿論經常情緒化。網路空間裏不乏理性和明智的意見，但是網上討論也經常充滿尖刻和偏激。有人因此用批判現實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形容在網上態度強硬的線民¹³，把他們叫「憤青」。還有人用「集體極化」定義網上的偏激現象¹⁴。網上為甚麼充滿了憤怒？恐怕原因十分複雜，涉及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政治學等等。不過，要看到線民對於國內問題的不滿和憤怒，絲毫不亞於他們在國際事務上的情緒，所以說中國政府在鼓動網上民族主義是缺乏根據的。實際上，網上表達極端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一位美國作者寫到：「如果你到美國的網路聊天室訪問，會覺得人人都有種族偏見」。¹⁵極端化需要關注，也是需要對網路輿論進行管理的理由。但是如果以此壓制網路輿論，不啻於因噎廢食，不如通過更加開放輿論環境將極端化的觀點邊緣化。

對於網路輿論，更重要得在於理解其輿論代表性。其一，相當多的人承認網路輿論是線民真實想法的反映，具有真實性。「匿名和隱身可以讓大多數人表達真實想法」，¹⁶「帖子裏有原汁原味兒的民意」¹⁷，互聯網提供了開放的論壇，讓在傳統媒體上無法表達意見的公眾有了可以表達的機會。其二，網路輿論也有廣泛性。中國的線民已經超過1億2千萬，而且還在繼續增長。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上網人口已經超過當地人口的30%。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少數」。他們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代表性毋庸置疑。

但是，網路輿論的代表性也是不完整的。中國存在顯而易見的數字鴻溝，線民只佔總人口約1/10，大多數線民又是城市年輕人。線民在年齡、教育背景、等方面組成高度同質化，所以他們的意見不能被認為自然而然地代表其他人群。而且，經常訪問BBS的線民又是線民中的少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經常在BBS或聊天室發表意見的線民只佔10.8%；38.8%的線民很少表達自己的意見，24.9%的人只是觀看別人的評論，自己並不發表評論；另有25.5%乾脆就不訪問聊天室或者BBS¹⁸。此外，部分網上輿論有偏激的傾向，這部分輿論聲音很大，反面的意見容易形成「沉默的螺旋」，沒有得到充分表達。

網路輿論的政治和社會影響

儘管代表性有局限，網路輿論的社會和政治作用基本還是正面的。網上輿論有利於社會正義和穩定，公眾的政治參與度提高了，政府事務因此更具有開放性、透明度和效率。

互聯網是一個減壓閥，讓人們把不滿和怨氣發洩出去。研究顯示，一旦情緒得以紓緩，BBS上面關於某個話題的討論就逐漸減弱，社會結構就不太會受到衝擊。¹⁹社會衝突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看法。如果我們考慮到在中國正式的制度化的管道尚不能滿足普通大眾的政治表達，那麼減壓閥的說法對維護社會穩定就尤其顯得有意義。

網路輿論也有益於推動社會正義。例如，關於孫志剛案的線上討論使政府和立法機構感到巨大壓力，並且在2003年修改了相關法律。對於另一起劉湧案，高漲的網路輿論中，最高法院罕見地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決。雖然有法律學家質疑程式的合理性，但實質正義得以伸張。在這幾起案件中，網路輿論與傳統媒體相互作用，通常是新媒體引領傳統媒體。

網路也促進了更加廣泛的政治參與。當越來越多的線民通過互聯網發出聲音的時候，正式的機制對網路輿論顯示了包容。例如，46歲的周宏宇可能是第一個建立網頁與選民互動的人大代表。他曾經提出21個議案，其中一半來自線民的建議²⁰。中國主要的門戶網以及主流媒體網站則經常邀請線民就各種各樣的國內外問題進行網上投票。很多政府部門也對自己的表現採取網上評估，而且將結果公開。2003年，深圳市市長舉行了一場廣為人知的會面，邀請該市一位線民就城市面對的問題和解決方案交流意見，因為後者在網路上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引起轟動。政治參與的擴大使政府更加注意公眾的意見，政府事務透明度提高，效率改善。以非典為例，網路在揭示真相和推動有效負責的反應方面功不可沒。

網路輿論現在已經成為決策的一部分。決策者可以從網上收集資訊、決策方案和政策回饋。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在2003年春天非典時都表示，他們從網上得到資訊，並且對其中好的建議表示讚賞。公眾的強烈不滿導致當時的衛生部長下台。政府機構現在已經系統而不是零散的利用網路輿論中的資訊，並且發佈網路資訊簡報。²¹2003年12月，外交部長李肇星用

了105分鐘與線民交流。他坦誠，網上的觀點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關於中國外交是軟是硬的討論讓他有更加深入的思考²²。

當然，網路輿論也不都是正面的和建設性的。傳言、人身攻擊、非理性和不負責任的言論經常出現。BBS和聊天室總有聳人聽聞的或者讓人不安的消息，這些比電腦病毒還可怕。玩世不恭以及民族主義的想法贏得叫好聲。正常的法律程式由於網上輿論可能面對巨大壓力。極端的輿論可能制約政府的某些決策。網路有時還成為不法者的武器，例如駭客行為。所以，網路輿論的表達增加了政治的開放度，但還不能完全等同于建設性的民主手段。

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輿論的管理

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輿論的反應既有鼓勵，也有不安。網路輿論有助政府把握社會的脈搏，但如果脈搏跳動過於劇烈，就需要給它吃點藥。

但中國政府開出的藥劑並不致命。國外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想方設法的窒息網上表達是一個誤解。比方說，有一位中國研究者到著名的搜索引擎google上打入英文中國互聯網（China internet），他得到 342萬個結果。他發現，在前100個結果中，80%都是關於中國政府壓制控制互聯網的²³。但是他說，瞭解中國的人都知道，沒有中國政府的推動，互聯網在中國這麼快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西方有一種想當然的假設，認定互聯網會對威權國家形成難以克服的威脅²⁴，而實際上，中國政府正在適應資訊時代的到來，並且體會著其中的好處。美國也有學者寫到：「沒有證據證明新媒體正在嚴重破壞（中國的）國家的權威，或者形成了不得的政治挑戰。」²⁵

中國政府對於互聯網的發展和公眾利用互聯網是非常鼓勵的。資訊化不僅被視為經濟手段，也是重要的社會和諧和改進政府作為的手段。比方說，各地大力推進的電子政務就提高了政務的透明度、效率和回饋。如本文上面所述，網路還在政府官員和公眾之間建立了難得的直接溝通的管道。

不過，網路表達在政治上也有危險。不實資訊會到處散播，網路輿論時而情緒化或者走向偏激，網路輿論觀點分散、立場多樣，黨和政府的輿論引導更加困難，國內外政治團體利用網路從事顛覆活動等。這些都需要加以管理。不過，政府對於網路輿論的管理的底線不在於全盤控制，而在於政治安全。

管理的措施有主動和被動或者說「疏」與「堵」。疏導的辦法之一是強化主流媒體的網站和國內外資訊源競爭，以形成有利於政府輿論引導的環境。從2000年開始，8個中央級、24個地方級的媒體網站被指定為重點網站從政府得到扶持。這些網站每天提供24000條新聞，日訪問量超過5千萬次。其中新華網、人民網、央視國際等，是世界上受訪最多的前100家網站²⁶。

另一種方法是提倡網上「健康的」討論。如果不是這樣，中國網上那些BBS 和聊天室不可能雨後春筍般出現。最有名的是人民網的強國論壇。當出現重要事件或者新聞時，各大網站會邀請政府官員或者專家學者與線民交流，引導輿論。甚至招聘、培訓專門的網路評論員做這樣的工作，以讓網上討論理性化²⁷。疏導良於圍堵，最好的辦法是在大規模的群眾情緒形成以前把情緒化解掉。

「堵」的方面基本包括三種：一是用防火牆或其他措施遮罩某些網站，包括色情或政治上有

害的網站。其次，過濾刪除BBS和聊天室中的有害政治性資訊。根據中國法規，BBS和聊天室需要有專門的網路管理員，負責監控討論，維護內容的清潔。他們的職責是把不好的資訊很快從網上拿掉。不過這取決於他們自身的判斷力。第三，商業網路運營商要自律。例如，2003年12月，30多家中國網站內容提供商簽署了協議書，防止有害資訊損害社會穩定。²⁸

中國政府的管理有效嗎？答案取決於意願和期望值。如果中國政府的目標是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那麼目前看來管理還是卓有成效的。不過，如果管理的目標是造就輿論的一致或者徹底掃除對政府不利的資訊，那麼這樣的目標似乎從未達到。例如，調查表明，中國線民知道代理伺服器的比例相對較高，這說明，相當一部分年輕的線民知道如何設法繞過防火牆等，輕易取得國內不能得到的資訊。

結 論

中國的網路輿論方興未艾。網上的聲音雖然時而刺耳喧鬧，但公眾有了更好的機會表達自己了。

網路輿論總的來說對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利大於弊。網上討論導致了更大的資訊開放、政治參與和得到公眾支持的決策。政府和公眾的資訊不平衡得到某種程度的糾正。BBS和聊天室離地討論構築了新的公共空間、釋放社會壓力、政府和民眾間的距離在網上縮短了，雖然可能又是意味著新的摩擦。如果「兼聽則明」，我們沒有理由把政府置於網路的對立面。實際上，中國政府也是鼓勵在合乎規則的條件下通過網路表達意見。

新媒體雖然促進了資訊流通和更多的政治討論，目前還不能證實互聯網侵蝕了中國政府的權力。新的資訊技術一方面有利於公眾的表達，另一方面也被政府用來強化對網路輿論的監管，這樣新的媒體—國家間的平衡形成了。中國政府通過複雜的技術，以及政府、非政府部門和跨國公司的合作，可以保護政治安全和政府的權威。「興建大規模的傳播基礎設施不等於一定催生民主革命，除了公民參與（功能），網路也是一種娛樂平台，這個平台是國家權力和商業夥伴有條件地搭設的。」²⁹ 可見，這樣的觀點再次支持了本文開始時所說的，在政治變化和互聯網的相互作用中，決定性的是前者決定後者，而不是相反。

西方的研究總是對互聯網對於威權國家的顛覆作用興趣甚濃，把網路表達和政權的穩定對立起來。但是，互聯網的擴散會在發展中國家導致西方式的民主或者嚴厲壓制的想法都是缺乏根據的。事實表明，互聯網在中國正在發揮作用，在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

註釋

- 1 這是2005年4月在中國許多BBS中出現的文字。此處引用的文字來源於 <http://net.51768.net/Article/xinwen/zhuanti/200504/965.html>
- 2 見《南方週末》，2003年6月6日。
- 3 參見http://www.economist.com/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1534249。
- 4 參見http://skopje.usembassy.gov/confirmation_hearing.html。

- 5 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C. Boas, The Internet and Stat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ina, Cuba,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First Monday, volume 6, number 8 (August 2001), p. 1.
- 6 參見顧潛：《中西方新聞傳播：衝突·交融·共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75-90。
- 7 本文資料除特殊標注以外，均來源於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各年相應時間的調查。
- 8 參見〈對話閔大洪：網路輿論—民意表達的平台〉，www.xinhuanet.com。
- 9 參見郭亮：〈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民意的影響〉，2004年4月6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 10 參見 <http://china918.net/qm/>。
- 11 中國社科院2003年的調查，參見<http://www.xinhuanet.com/2004-03-11>。
- 12 參見〈對話閔大洪：網路輿論——民意表達的平台〉，<http://www.xinhuanet.com>。
- 13 參見〈對話閔大洪：網路輿論——民意表達的平台〉，<http://www.xinhuanet.com>。
- 14 郭光華：〈論網路輿論的群體極化現象〉，《湖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 15 Shanthi Kalathi,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resentation at the Secretary's Open Forum, Washington, , June 25th, 2003, Q & A Part.
- 16 〈互聯網對政治輿論傳播的影響及治理對策〉，《學海》，2002年第6期，頁151。
- 17 參見〈對話閔大洪：網路輿論——民意表達的平台〉，<http://www.xinhuanet.com>。
- 18 郭亮：〈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民意的影響〉，2004年4月6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 19 陳彤旭、鄧理峰：〈BBS議題的形成與衰變——對人民網強國論壇的個案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一期，頁23。
- 20 參見〈中國理性面對網路輿論雙刃劍〉，<http://www.xinhuanet.com/2004-03-11/09:39:22/>。
- 21 〈人民網文章增強了偵破孫志剛案的資訊〉，《南方週末》，2003年6月6日。
- 22 〈中國外長首次通過互聯網與線民交流外交問題〉，<http://www.rednet.com.cn>。
- 23 郭亮：〈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民意的影響〉，2004年4月6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 24 Shanthi Kalathil and Talor Boas:, "The Internet and State Control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hina, Cuba,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irst Monday, volume 6, number 8 (August 2001), http://firstmonday.org/issues/issue6_8/kalathil/index.html.
- 25 Shanthi Kalathil: China's New Media Sector: Keeping the State i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4 (2003), p. 490.
- 26 〈主導網上輿論，我國成功打造網路主流媒體〉，<http://www.xinhuanet.com/2004-11-08/18:20/>。
- 27 參見《南方週末》，2005年5月19日，第5版。
- 28 〈中國理性面對網路輿論雙刃劍〉，<http://www.xinhuanet.com/2004-03-11/09:39:22/>。
- 29 William Atkins, Brand Power and State Power: rise of the new media networks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4, 2003, p48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二期（2008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